

文學初步讀物

在鞍鋼工地上

陸 灝 著

費聲福插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



715.8

434



書號 262

字數 10000

在鞍鋼工地上

著 者 陸 灝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100000
定價 5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本書說明

這裏的兩篇通訊，都是關於鞍山基本建設中先進工人的報告。第一篇寫一個從鄉村出來的新工人在集體生活中很快地克服了農民意識，並以主人翁的高度負責的精神，發現並補救了工程上的缺陷。第二篇寫一個混凝土工人不僅善於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而且還替別人做了許多事。作者不僅寫出這些優秀工人的勞動熱情和智慧，而且寫出他們和官僚主義的鬥爭精神，表現了新中國的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與英勇姿態。

目次

他從鄉下來……………	三
一個忘記自己的人……………	一四

他從鄉下來

李有財第一次來到鞍山●的時候，他有好幾夜都睡不着。在鄉下過日子，夢想不到咱們的鞍山是這樣的大，這樣好看，這樣稀罕。

在鞍山周圍幾十里路的地方，成百個煙囪所噴吐出來的各色的煙，有時把太陽也遮蔽住了。矗立在空中●的冷却塔●所冒的熱氣，就像一大塊一大塊雲彩似地冉冉上升。到晚上，鞍山的天空，被熔鍊鋼鐵的烈火燃燒得半邊通紅。李有財到了鞍山以後，常常一個人站在鋼鐵公司門口的柏油馬路上，看着這些奇怪的景象。他在這裏，知道了我們的祖國正在建設一座巨大的生產鋼鐵的城市。這城市能為我們生產各種建築所需要的鋼鐵器材；這城市能為我們生產無數無數的鋼軌以及火車、汽車、拖拉機等不可缺少的材料；這城市能加快地使我們的人民過得更美好更幸福。他想，要能在這裏工作，那多

●鞍山，在遼東省境內，是東北鋼鐵工業中心，號稱『鋼都』。

●冷却塔，是發電廠的一種設備，把用過的蒸汽送到塔裏冷卻，仍變成水，可以節省用水。

帶勁啊！

李有財來了一趟鞍山，他看到了他自己過去夢想不到的地方，從這時候起，他開始念念不忘地想到這個城市裏來做一個工人。

一九五二年夏天，鞍山開始大規模建設的時候，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和很多從農村裏來的農民一樣，在鞍山大型工地①得到了當一名混凝土②工人的工作。

李有財開始當工人，什麼事兒也覺得新奇。那萬能裝卸車，一車就能裝幾千斤洋灰，不但馱着到處跑，而且還能自己卸下來。幾萬斤重的物件，起重機要吊到哪兒，就吊到哪兒，像老鷹抓小雞似的。說來也帶勁，混凝土工人在『基礎』③裏工作，公家還給發手套，發給新的帆布工作服和長統的膠鞋。但是，在李有財的心裏，也有彳亍扭的地方，譬如，吃飯要排隊買票，不如在家裏炕頭上一坐，老婆就把飯端上來了。有時颳風下雨，也不能蹲在家

① 大型工地，就是『大型軋鋼廠工地』的簡稱。

② 混凝土，把洋灰漿、細砂和石子拌和在一起，叫做混凝土。

③ 『基礎』，就是柱基和牆基，建立柱基和牆基的地方，叫做地基。

裏，還得來上班。李有財當了工人，他雖然是按照着工人的規矩進行工作，但有時仍不免有些舊東西，還在他的腦子裏作怪。

有一次，下班的時候，李有財的肩上，一前一後，挎着一雙買了不久的球鞋，他的脚上拖着那雙工作時穿的肥大的長統膠鞋，準備回家去。恰巧剛走上馬路，就碰見了支部書記。支部書記看見他這種走路的樣子，兩隻眼睛就很自然地落在他的脚上。他說：『李有財，你怎麼把自己的鞋子挎在肩上，穿了公家的膠鞋回家呢？』

李有財這時候是非常尷尬的，他無法回答支部書記向他提出的問題。

支部書記毫不留情地接着說：『家裏的鍋台壞了，門壞了，誰也知道會換一塊磚，釘一個洋釘。自己的球鞋穿得偏了一點，也知道到街上去粘個後跟，為什麼對公家的膠鞋就不這樣愛惜呢？』支部書記說完這些話，就被隊部的人急急忙忙地叫去開會了。魁梧的李有財却愣在那兒，滿臉通紅，他坐下來，慢慢地換上了他的新球鞋。

李有財在混凝土隊的這些日子裏，他常常聽支部書記一說話就是：我們工人階級應該怎樣怎樣。他開始聽不懂，但日子稍久一些，他就覺得支部書

記說的話就不大簡單了。本來在鄉下自己覺得懂事情並不算少的李有財，在這裏自己有些地方總覺得有點比不上。在那些工程緊張的日子裏，他看見那個瘦瘦的支部書記根本就不回家睡覺，他在那個颶風有風、下雨透雨的蓆棚裏，把蓆衣往高低不平的工具上一鋪，就算是他黑夜睡覺的地方。有時候，乾脆就坐在『基礎』旁邊，合一合眼。有一次半夜下大雨，不管雨水澆得眼睛也睜不開，支部書記為了洋灰不被雨水澆着，在漆黑的夜裏，他動員大家找木桿，找蓆子，搭棚。他是個近視眼，還戴着眼鏡，摔下去，爬起來，他一切都不顧，還爬到那在大風雨裏搖搖擺擺的木桿上去蓋蓆子。工人們在澆灌洋灰的時候，有一個叫郝金明的，發現有一個地方的木模流出灰漿來，一看沒有法子辦，唰一下把自己的單衣脫下來，堵住了灰漿，後來領導上表揚了他，他說：『灰漿像人身上血，為了百年大計，不影響質量，這是工人階級的本分，沒有什麼可說的。』這些事情都刺激了李有財，他想，別人為了工作，命也不要似的，什麼苦也受得了，自己有時候因為開個會，晚回去一會兒，心裏就不痛快。別人為了保證質量，自己的衣服也不管了，自己見了地上的洋釘、鐵絲，看也不看，這怎麼能像個工人階級呢？

工人階級這四個字，在李有財的身上聚結着它的力量。在十八號『基礎』上發生的事情，證明了李有財的確是在邁步前進了。

十八號『基礎』的混凝土工程已經到臨近尾聲的階段，下面的底座已經打好，上面是接着打小牆①，打好小牆以後，十八號『基礎』就可以算完工了。

李有財這一夜正被分配在這個『基礎』上打小牆，他正在緊張搗固②的時候，發現搗固下去的石子，由於缺少灰漿，有些發乾，他看了看吊車裏送來的洋灰，灰漿是稠一些，但不像『基礎』裏的洋灰那種樣子。他是懂得灰漿少了，剩下石子，就像一個人只有骨頭沒有血一樣，這是會影響工程質量的。這時間，天已經黑了，淺淡的燈光使『基礎』裏有很多地方陷在黑暗中，他無法知道毛病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一會兒，他發現『基礎』裏的石子好像更乾了些，他看了看木模旁邊的

① 小牆，是由『基礎』面建起出地面相當高的一段，以後繼續建上去的就是牆。

② 搗固，打牆的時候，把倒進木模裏的洋灰漿和石子搗得均勻，沒有空隙，乾了之後，才能堅固。

『基礎』，有兩公尺多深，裏面頂滿了木條，人下去後只能側着身子移動。李有財毫不躊躇地鑽了下去，他有時是慢慢地爬着走，有時蜷成一團，一寸一寸地往前爬。『基礎』底下，黑糊糊地，什麼也看不見，他只好順着木模板接岔的地方用手去摸。一摸，那木模板底下，高低不平，有的鋼筋和混凝土都露在外邊，木板下邊，流滿了稀薄的灰漿。李有財把手伸進木板的底下，灰漿正從這些地方直流下來。根據他這短短的幾個月在混凝土隊工作的經驗，知道灰漿留不住，裏頭就難免發生蜂窩、狗洞。李有財迅速地從『基礎』裏爬上來，找到了領工員侯寶生，把剛才『基礎』底下發生的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他擔心地說：『這兒漏灰，就不能保證質量了，趕快得想辦法。』

但是，那位穿得乾乾淨淨的侯寶生的反應是很冷淡的。他說：『這沒有什麼，不要緊。』

『這怎麼不要緊呢？灰漿都快漏完了。』

『我說不要緊就不要緊，你知道什麼，你趕快去幹你的工作。』

明明有事，領工員却說沒有事，這把一個經驗不足的混凝土工人弄糊塗



李有財把手伸進木板的底下，灰漿正從這些地方直流下來。

了，李有財無可奈何地走回原來搗固的地方。他想：操作規程明明是這樣說的，石子要是沒有了灰漿，這就不成混凝土了，這怎麼會沒有事兒呢？

這時候，李有財的腳雖然還在使勁踩洋灰，手還在搗固，但他的心却是不安定得很。他越想，這個道理越解不開，他沒有辦法再使自己照常工作下去。

他又鑽到『基礎』裏去，他的衣服雖然濕了，臉上雖然掛着豆大的汗珠，手指頭因為剛才長久地浸在洋灰漿裏，都起了白泡，有的地方皮也破了，洋灰粘在鮮紅的肉上，一直疼到心裏。李有財忍住了痛苦，他爬下去以後，用他的手繼續伸入灰漿裏，並且咬住牙，靠着木模用力地向上伸進去。他的已經破了的手指頭觸及堅硬的石頭，疼得人都哆嗦，但他不顧一切地向裏頭掏，終於摸着了那快要凝固的洋灰，那上面真的有狗洞，大的竟有腦袋那麼大。他想：我們在上頭打洋灰，但下面却是空的，洋灰上面將來要安裝大機器，這不是在哄自己嗎？

李有財急忙地又去找到了領工員侯寶生，他有些急了，把一切告訴了侯寶生以後說：『眼瞅這事情壞了，別再在這『基礎』上倒洋灰了。』

那洋灰攪拌廠送來的洋灰，吊車正在嗚嗚地一斗一斗運送過來，繼續傾瀉在『基礎』上。

侯寶生看見李有財這種樣子，覺得太大驚小怪，他不耐煩地說：『誰也不像你，叫你幹，你就挑毛病。』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沒有關係，用不着看，你那麼怕幹什麼？你怕，你到另一個地方去幹。』

『為什麼沒有關係，下頭是空的，弄好了，將來還得爆破重做，百年大計就成了一年小計了。我到另外一個地方幹，問題也解決不了。』

侯寶生自知理短，他有些黏糊了，不得已地跟着李有財到了那個出毛病的地方。接着，李有財又艱難地鑽到『基礎』下邊。在黑暗中，他仰着頭對侯寶生說：『你下來看看，你就知道這個毛病多大了。』

侯寶生站在『基礎』的邊上，說：『你想想辦法就算了。』

『我有什麼辦法，我自己能幹就用不着找你了。』

● 黏糊，強硬的反面。有時也把不爽快的性格叫做黏糊。

『你用手塞一塞也可以。』

『灰漿又不是棉花，你說怎麼塞？』李有財大聲地說：『你不好下來看看嗎？這裏又沒有掛殺人刀，你為什麼不下來？』

只聽見侯寶生在上頭咿咿呀呀，不知說些什麼，反正他沒有下來，也看不到下面的情形。這時候，技術員潘殿松正走到十八號『基礎』上來。

李有財因為和侯寶生爭論沒有結果，他從『基礎』底下又爬上來，正看見潘殿松，他把這件事情講給潘殿松聽，小潘聽了以後，馬上隨着李有財鑽到『基礎』底下去。他們從北往南，邊摸邊走，越往南，窟窿越大。情況是很嚴重的。

潘殿松上來以後，已經快到半夜了，他立刻打了個電話給工地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已經睡覺了，他聽了這個報告，馬上就到了現場，讓木工拆開木板，用電筒一照，果然是一個一個大窟窿，有的地方甚至是空的，有的地方用脚一踩，石子就酥酥地掉下來。

這時候，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補救了，只有集中更多的混凝土工人，把已經灌上的洋灰，全部打掉。李有財忘記了他的手指頭上皮破血流的痛

苦，他不聲不響，在這個『基礎』的小牆返工工程中，他仍然是最積極的一個。

只有侯寶生一個人，他僵硬地站在『基礎』上，動也不動，一直好像在發呆。嘴裏喃喃地說：『這怎麼會是真的？這怎麼會是真的？』

（選自建設鞍山的人們）

一個忘記自己的人

王進忠是那樣高興地回到了鞍山。

人們下了火車，有的回家去了，有的趕緊上食堂吃飯去，只有他一個人直向無縫工地●走去。他一面走，一面想着應該怎樣向工程隊大隊長報告工作，譬如同志們怎樣提前二十天完成了一項緊急的修建國防工程的任務，怎樣得到了模範隊的光榮稱號；他還想到，要是大隊長知道了同志們這樣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不知要多麼高興呢。

到了隊部，他一進門，就看見大隊長王忠山在打電話。他滿懷欣喜地說：『隊長，我們回來了。』說完話，他火熱熱地把兩隻手伸出去，要去拉隊長的手。

大隊長雖然已經見到王進忠走進來，但他的眼皮眨也不眨，他的平板的臉上一點點表情也沒有，只用手使勁一擺，意思是說：不要擾亂他。然後，

●無縫工地，就是『無縫鋼管廠工地』的簡稱。